

# 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之路

——《大运河山东段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评介



■ 吴金甲

大运河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规模最大的运河工程，也是中国传统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山东作为大运河的重要一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在成为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和方向。在大运河沿线，如何把运河文化铸造成旅游的“灵魂”，使旅游成为运河文化“活

化利用”的重要载体，是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融合共赢的时代新课题。有鉴于此，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胡梦飞对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之路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思考，撰写了《大运河山东段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一书，于2024年9月出版。这是关于山东运河沿线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书总计29万字，共分十章，以大运河山东段为考察对象，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重点解决山东省特别是沿运各地市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大运河山东段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首先介绍了大运河山东段的文化资源概况。山东地区拥有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仅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文化旅游和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其次，在第二章，书中详细分析了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虽然在山东运河地区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文旅融合的工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度不高、同质化现象严重、对运河文化认识和挖掘不充分、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少、品牌打造不足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沿运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规划和设计，切实提高文旅融合的水平和质量，积极探索符合省情和沿运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径和策略。接下来，书中分别探讨了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原则、

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与转化利用、运河文旅产业的提升和发展策略、精品旅游目的地的构建路径和策略、运河文旅品牌宣传及推广策略等。这些章节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文旅融合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原则”部分，作者提出了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融合发展、全域统筹等原则，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运河文化遗产的挖掘与转化”部分，提出了深度挖掘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探讨非遗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平衡问题。在“运河文化旅游业现状及发展策略”一章，强调了运河文旅产业的提升方法和策略，同时，详细阐释了文旅产业及其相关理论概念，分析了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在运河精品旅游目的地的构建路径与策略部分，提出要加大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挖掘和整合力度，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运河文旅品牌。并着重强调把运河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结合，构建适宜的运河文旅空间。在第七章“运河文旅品牌宣传及推广策略”，重点分析了山东运河文旅品牌打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由此提出符合山东沿运地区实际的宣传与推广策略。在“文旅融合发展的管理机制和保障措施”部分，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管理模式，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支持，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有机协同。通过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串珠成链，由线及面，构建大运河发展利益共同体，

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最后两章分别通过对山东沿运五地市和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探讨了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地方实践和具体路径，从中找寻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特点和规律。

本书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解答山东运河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相关理论问题，尝试构建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此外，作者在对大运河山东段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沿运地区实际的遗产开发和利用模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和经验，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另外，与之前著作成果相比，本书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选题角度新颖。山东作为大运河沿线的关键省份，拥有丰富的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并展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这为大运河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现阶段的学术研究成果所涉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等省市，针对山东省及其沿线城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领域，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本书在选题角度上具有显著的创新价值。

研究内容丰富。本书在全面深入的调研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解析了大运河山东段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各种挑战，并探讨解决方案，旨在通过提升理论深度和实践研究广度，实现对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突破

和创新，为相关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研究方法独特。针对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学术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脱节等问题，本书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跨学科互证分析法、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多元化的研究方式，深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科学严谨、更具说服力。

结构层次分明。作者具有运河文化的深厚理论功底，同时重点攻克文旅融合理论瓶颈。在全国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分展示山东省在运河文旅融合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全面呈现山东沿运五市（德州、泰安、聊城、济宁、枣庄）运河文旅融合规划实施的过程，最后选择五个运河古镇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运河文旅融合开发的鲜活案例，十分恰当地诠释了运河文旅融合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实践的全部过程，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这也正是运河文旅融合必须遵循的总体原则。

总之，《大运河山东段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一书，立足于山东沿运地区实际，着眼于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的迫切需要，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山东运河沿线地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该书不仅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也可作为其他地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在弘扬和传承运河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

## 铎山分野：基于微观地形与水系重构的齐“谷邑”与鲁“小谷”地理考辨

■ 单清林

本文针对《水经注·济水二》中将齐之“谷邑”与鲁之“小谷”相混淆的千年谬误，通过结合文献精读、微观地形分析与实地水文考察，提出全新论断。文章指出，铎山—宣岭山脉是齐鲁两国的天然疆界，其南麓西临济水之地为鲁之“小谷”（秦汉谷城县，今东平旧县乡），地标为项王坟；其北麓狼溪河流域为齐之“谷邑”（管仲采邑，今平阴东阿镇），地标为夷吾井。两地直线距离仅十二里，但因一山之隔、水系各异、政治归属不同，绝不可混为一谈。郦道元之误，源于对《左传》杜注的承袭及对两地地理邻近性的误解。本文最终以项王坟坐标、西流泉（洪范池）流向及夷吾井位置为铁证，完成了对两地历史地理的重构与正名。

### 一桩因“邻近”而生的千年公案

《水经注》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空前巨著，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然其卷帙浩繁，所引旧籍难免舛错，郦道元未及一一实地勘验者，间有疏漏。卷八《济水二》中关于“谷城县”即“春秋小谷”并为管仲之邑的记载，便是一例典型。此说承自《左传》杜预注，千百年来几成定论，却从根本上混淆了分属齐鲁的两个重要地理单元。

传统的辩驳多止于文献校勘，指出《春秋》经文“城小谷”本无“为管仲也”之意。然仅于此，不足以解释谬误何以如此顽固且令人信服。本文认为，唯有引入历史军事地理与微观地形学的视角，精准定位“铎山—铎山—宣岭山脉”这一天然疆界及其两侧的水系网络，并结合确凿的实地调查，方能彻底破解此谜。本文的核心发现是：齐之“谷邑”与

鲁之“小谷”并非远隔山水，而是直线距离仅十二里、一山之隔的“邻居”。正是这惊人的地理邻近性，加上名称的相似，迷惑了历代学者，导致了一场持续千年的“张冠李戴”。

### 误解的生成——文献链中的谬误递嬗

《春秋》的原始记录与《左传》的误肇。《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仅载：“春，城小谷。”此乃鲁国在其本土修筑城防的客观记录。然《左传》注者左氏可能因熟悉邻近的齐国有一“谷邑”为管仲封地，且两地名称俱含“谷”字，便想当然地添上“为管仲也”四字。此四字为后世所有误解的源头。

杜预的发挥与郦道元的糅合。晋代杜预为《左传》作注，不仅采信此说，更引申出“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的文学化想象说：鲁庄公仅为感念齐桓公的恩德，修建小谷城，送予管仲作为封邑。使错误得以加固并权威化。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时，博采群书，其文曰：“济水又北迤谷城县西……故《春秋》之小谷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此段混淆了多重错误：其一，将“三十二年”误为“二十三年”；其二，全盘接受“小谷=管仲邑”的核心错误；其三，也是最具迷惑性的，是将本属于齐谷邑的专属地标“夷吾井”，移植到了鲁小谷的名下，完成了地理记载上的彻底混淆。

### 天然的疆界——铎山—铎山—宣岭山脉的战略分隔

山脉的地理格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与平阴县交界处，存在一道呈东西走向且向南曲折的铎山—铎山—宣岭山脉。此山在春秋时期，构成了齐鲁两国之间一道清晰的天

然军事与政治疆界。

“山南为鲁，山北为齐”的政区格局。山脉南麓（阳面）：峰峦对峙，其间谷地属鲁国境。其西部边缘紧邻古济水河道。此区域即为“小谷”所在。

山脉北麓（阴面）：东南大寨山、云翠山高耸入云，向西北为狭长谷地，属齐国境。此区域即为“谷邑”所在。

这两片政区归属迥异的土地，直线距离仅约十二里，却因高大山体的阻隔，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系统。任何忽视此“一山之隔”而将两地混同的尝试，在历史、地理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 水系的裁决——狼溪河与济水下的双城定位

齐之谷邑的锚定：狼溪河水系。狼溪河是解开齐谷邑位置的关键。该河发源于谷邑东南诸山泉，有丁泉、泉泉、泉泉等名泉。《水经注八·济水》载：“又有狼水，出东南大寨山狼溪，西北径谷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东近山，西北径谷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济水。”靠近宣岭山脉东麓的西流泉（今洪范池泉水），流向西北，汇入狼溪河，最终注入济水。“狼溪河就穿过谷邑流入济水”，这意味着齐谷邑必位于狼溪河谷地之中。明清《东阿县志》载：“（东阿）城南门外有夷吾井。”此记载将管仲井的坐标精准定位于今平阴县东阿镇（即明清东阿县城）。这证明，明清后世县城乃是在齐谷邑旧址或其紧邻区域重建，夷吾井作为谷邑的“DNA”，确凿地将齐谷邑的核心区定位于狼溪河畔的今东阿镇。

鲁之小谷的锚定：临济水与西流泉之辨。西临济水：鲁之小谷（后之秦汉谷城县）

的战略地位，源于其“西临济水”的地理特性。它是鲁国西北边境直面济水天堑的边防重镇，其功能是防御与控漕。

西流泉（洪范池）的归属辨析：郦道元所载“西流泉”是另一关键。《水经注》载其“西流”特征。实地调查发现，今洪范池之泉水自涌出后，正是沿宣岭山脉东侧山脚向西北方向流淌，注入狼溪河。此发现至关重要：它证明西流泉（洪范池）是狼溪河的一条上游支流。

因此，其流域在水文上归属于齐国的狼溪河水系，而非鲁国的济水直接支流水系。

此现象揭示了微观地形的复杂性：宣岭山脉的水文分界线与政治分界线并非完全重合。西流泉源头区虽在山脉东侧（阳面），但其水却流向齐境。这极可能意味着，该区域在春秋时属齐国管辖，或是其领土的延伸。这恰恰解释了郦道元为何会将本属齐地的“夷吾井”与此地貌特征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所听闻的“西流泉”本身，就可能位于齐国的地理单元内。

### 地标的回归——项王坟、古城址与夷吾井的最终坐标

鲁之小谷（秦汉谷城县）的精准定位。《水经注》载：“（谷）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实地考察证实，在今东平县旧县乡（即宋南谷镇、明旧县）附近，铎山东侧宣岭下，存在一片大规模的商周遗址。此遗址西距项王坟的直线距离恰好为三里。这“三里”的记载，如同穿越千年的测绘数据，精准地将郦道元所描述的谷城县县城遗址，锁定在今旧县乡。项王坟，是鲁之小谷万古不移的地理坐标。

齐之谷邑的坐标确认。与此同时，“城内有夷吾井”的记载，其真正归属地是齐谷邑，其位置已由方志明确记载于今平阴县东阿镇。项王坟与夷吾井，这两大地标，一个在山西南，一个在山东北，直线相距十余里，遥遥相对，共同标记着一段被混淆的历史。

### 重构与结论——济水双钥的战略格局与谬误澄清

历史地理的重构：隔山对峙的济水双钥。至此，我们可以重构春秋时期此地的完整图景：

鲁之小谷：位于铎山—铎山—宣岭山脉南麓西缘，西城墙下谷底即古济水。它是鲁国面向北方强齐的边防最前线，是一座临河背山的军事要塞。其历史继承者为秦汉谷城县、宋南谷镇，即今东平县旧县乡。

齐之谷邑：位于铎山—铎山—宣岭山脉北麓的狼溪河谷地中，该河穿城而过，西北向注入济水。它是齐国西南境的重镇、管仲的食邑，是齐国经略西南、前出济水的前进基地和后勤中心。其核心区在今平阴县东阿镇。

两城隔山相望，直线距离仅十二里，却因山脉阻隔而分属两国。它们从不同方向（鲁从正面，齐从侧面）共同控制着济水流域的这一区段，构成了春秋时期齐鲁平衡背景下经典的边境攻防对峙战略格局。

谬误的澄清。郦道元的错误在于：他综合了来自齐鲁两国的、关于两个“谷”的记载（A地有夷吾井，B地有项王坟和西流泉），又因两者地理极近，且“西流泉”区域在水文上属齐，便误以为所有地标均属同一城（谷城县），从而创造了一个地理上的“混合体”，模糊了这段生动的历史。